

刘祖慈

年轮



年轮

刘祖慈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姜金城

美术装帧：袁银昌

年 轮

刘 祖 慈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 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 插页 4 字数 54,000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800册

书号：10078·3304 定价：0.41元

刘祖慈的诗

公 刘

祖慈同志将他的诗稿摆在我桌上，嘱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同意了。

尽管我自己尚在病中，却并未为其所苦，反而把它看作一帖良药，仿佛可以为我驱散（至少是冲淡）近来那股使脑血栓后遗症日趋恶化的窒闷之气。

它巩固了我对诗的原有的信念。诗，应该象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必须立足于大地，因为大地是安泰的母亲，是安泰的全部力量的源泉。

这个大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人民。

唯其如此，我才十分珍爱祖慈笔下的《笋》。你们看，多么朝气蓬勃的形象！它有“比宝剑锋利十倍的刃尖，能挑开头顶的石板和土块”，它

“浑身蕴蓄着无所阻挡的力量”，在黑暗中摸索，
在寒冬中等待，最后，终于在一个“山风呼啸”的
日子，破枷砸锁而出！这是笋吗？不！这是春
天的大纛！这是希望的化身！

你是挥动绿色投枪奋战的英雄，
荒凉在你的攻打下节节溃败！
呵，笋，顶着亮晶晶的露珠的笋，
你是春天的！没有你就没有春天的未来！

我想，祖慈同志以及他同时代的清醒而诚
实的诗人们，都正是这样一些扎根于人民胸怀
之中因而勇敢无畏的笋。

这样的笋，已造就一片密林。而祖慈正是
这片密林中相当挺拔的一株。

据我所知，祖慈同志早在六十年代就发表
过自己的处女作；如今他已是四十岁了，恐怕算
不得新人。然而，有一点又是众所公认的：自从
粉碎了“四人帮”，初步批判了极左路线以来，他
一直坚持现实主义道路，诗思如潮，所写甚多，
而且在艺术上并不墨守陈规，不断作着新的尝
试，追求新的突破，在我们的队伍中，论质量该

是佼佼者之一吧。若以党的三中全会为起点，在历史的新时期，的确崛起了一批令人瞩目的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似乎又该归于新人一类。何况，这还是他第一次出版诗集呢。

中国的事大抵就是这样悖于常理，也许，这也正是我们举步维艰的革命的特点之一。

我于一九七九年初离开山西来安徽，有机会认识了作者。由于志趣相近，前一阶段业务上的接触又较频繁，虽然迄今不过两年多一点时间，彼此却不止于泛泛之交了。

收录在这部诗集中的作品，大多做到了朴实与奇峭的统一，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如：明净的《露珠》，奋发的《理想》，多思的《早春》，豪放的《藤工》，泼辣的《春天又回来了》。有时，作者是如此满怀信心，以至于能在《雾》中看见太阳；有时，作者简直象孩子一般天真和执拗，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和希冀，因此他喜欢用自己的双脚去走《新开的路》；不过，作者毕竟难忘自己做过的噩梦，不能不以激烈的诅咒作为对昨天的诀别辞，于是乃有《夜雨过去了》；有时，作者忽发奇想，竟听见了车轮对橡胶树的呼唤，一如诗人在人民面前披露了赤子之心，这样就又写下了

《母亲》；同样，换一种颇为黯慧的方式表达，便又成了催人泪下的《樱花》。十年浩劫中，祖慈同志本人历尽折磨，始而被揪斗，继而又放逐，深创巨痛，所感至切，因此，当他面对崂山古庙，才会联想到不见容于当世的蒲松龄及其谈狐说鬼的杰作《聊斋》，从而发出了沉痛的豪言壮语：“他（讲的故事）未必比我精彩！”更其值得一提的是《竹花开了》，慷慨悲歌，它也许正是可以作为《笋》的续篇来仔细品味的吧。当然，每一支破枷砸锁而出的笋，一开始就应该具备这种死而后已的品格。还有，那为老诗人艾青同志复出而发自内心的欢呼，毫不掩饰地直抒钦佩和敬仰之情，然而作者选择的却是江南一带随处可见的老乌桕树，这是一个越老越红的壮丽而又质朴的乡土形象，寄意何其深远！

当然，压轴之作还是《爱人》。我得着重指出，这里不能容忍误解，《爱人》，不属于目前泛滥于诗坛的描写卿卿我我的所谓爱情诗，她不是这个浑浊的浪潮中的一片泡沫，不是的！这首诗尽管缠绵悱恻，一唱三叹，仿佛真有那么一位“对象”，值得作者为之如此倾倒，反复诉说自己刻骨的相思和内心的盟誓，但凡不是粗心大

意的读者，都不难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位伟大的爱人——我们挚爱的祖国！原来这是一首写给历史的情歌！

应该说一说诗集的缺欠。我认为，某些歌唱北方风物的篇什，光彩不足，层次单薄，语言方面令人感到作者驾驭古汉语的功力尚嫌不足。如何融汇旧的词组，赋以活泼泼的生命，这在我本人也是一宗苦恼。我希望，今后能和祖慈同志一道探索。

祖慈告诉我，他想为这个集子题名：年轮。我觉得很好。一部好的诗集，确乎是时代的横切面，读者从中是理当看清历史的年轮的。否则，又何必写诗和出版诗集？年轮，该是这样一种凭证，从它的粗疏或者致密，干涩或者滑润，扭曲或者丰满，能借以推测出某些年月是雨水充沛抑是苦旱成灾？是地力肥沃抑是贫瘠泛碱？然而，这已经属于未来的学者们的研究范围了，是毋庸我来置喙的。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

写于合肥



目 录

刘祖慈的诗.....公刘

新开的路

三月.....	3
红花草.....	5
水轮.....	7
桃花潭.....	9
过休宁.....	11
籼工.....	13
写在皖赣交界线上.....	15
景德镇.....	17
橡树.....	19
早春.....	21
理想.....	23
春天又回来了.....	25
露珠.....	27

老乌柏树.....	29
笋.....	31
怀念和渴望.....	33
雾.....	35
竹花开了.....	37
新开的路.....	39

向着海洋

木棉花.....	43
缆绳.....	45
海鸥.....	46
海南岛.....	48
夜雨过去了.....	50
雨中过清澜港.....	52
太阳河.....	54
母亲.....	56
南方的细雨.....	58
莺歌海盐场.....	60
仙人掌.....	62
雨.....	64
高山和大河.....	66
剑麻幻想曲.....	68

向着海洋·····	70
落日·····	72
浪花和礁石·····	74
渔村速写·····	76
小岛·····	78
下清官怀古·····	80
樱花·····	82
从海边捡回的石子·····	84

北方的诗

平原月夜·····	93
过太行·····	95
汾河·····	97
难老泉·····	99
雁北行·····	101
大同·····	103
古长城咏怀·····	105
塞上口占·····	107
黄土高原·····	109
爱人·····	111

新 开 的 路



三 月

三月的江南是绿色的！
一切都碧绿碧绿——
它的流水，它的山坡；
它的屋瓦，它的柱石；
它的茶篓，它的蓑衣；
它的草鞋，它的斗笠；
甚至连匆匆飘过的云，
以及慢条斯理落下的雨滴……

这是生命的色彩！
这是希望的色彩！
肃杀的冬天和肆虐的风雪，
毕竟已经过去！
比大江还要浩瀚的——
是新时期的春潮，

正催动我们心头的涡轮，
漾起祖国的笑意……

1978.4

红 花 草

它的生命是短暂的！

——它出生在暴风雪的前夜。

它的生命是顽强的！

——它活在严冬的冰雪之底。

只要春天一来，

你看它抖抖腰肢，

仿佛一夜之间，

就覆盖了我们的土地。

它的生命是热烈的！

——它的花比云霞还要绚丽。

它的生命是芳香的！

——它饱含着浓冽香醇的蜜汁。

现在，它死了！

连同它的花也腐烂在土地里；

但我说：它依然活着，
它的魂魄便是饱满的谷粒！

1978.4